

The Treasury of Chinese New Poems

中 国 新诗库 集 三

Edited By Zhou Liang Pei
Chang 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新诗库 集三

Zhon Liang Pei bian xu • 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

鄂新登字05号

中国新诗库(三集)

周良沛 编序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0.625印张 5 插页 15 530行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54—1064—2

I · 862 定价：28.60元

出 版 说 明

新诗，转眼已有七十年的历史。

人会老，诗是不会老的，它没有衰老的时候，只有成长、成熟的过程。七十年的光荣，也有七十年的艰难、曲折。七十年的历史毕竟是七十年的新诗作品写就的，不是能够以论代史所能说明的。新诗运动必然要推出它的代表人物，尽管不可能每位诗人都能成为他所属的时代的代表，但只要他的作品有一定影响，就总在代表诗的存在着的世界之一角。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要了解研究新诗，又不能不正视那些存在。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于是，既有开路先锋，也有来往过客。有大路四通八达，看轨迹而知路之所以有路。历史不会回头，过去的也不会只是过去。它们在过去的某一时空现

出的特征与殊相，不会在历史江河的流逝中而无踪迹，而是在浪涛中时沉时浮，时隐时现，时扬时抑……。文学史可以为它分期划代，分派论艺，然而，诗体本身的发展，又总是前后相关相联，嬗变承递着的。它的光荣和那痛苦的教训，为后来者继往开来，为无数寻找出路的山溪在东流的大江中找到流向。

历史，是无法否定的存在；诗史，是创造发展的历史。对它，予以科学的认识，既是我们的权利，又是我们的义务。

《中国新诗库》，力求是客观的，却不是客观主义的，对在新诗运动中有过不同影响的，不同风格流派的，现在又能搜集选编到作者一定数量作品的诗人，系统地介绍能说明这些诗人创作道路的作品。选出的作品，有可读性，或有研究及资料价值。在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新诗史前，读者完全可以和应该从系列“五四”后有代表性的新诗作品中读到一部可见，可感，可思，可悟的活的新诗史。

总 目

应修人卷	1
潘漠华卷	77
汪静之卷	155
冯雪峰卷	245
冯 至卷	341
李金髮卷	489
戴望舒卷	619
废 名卷	745
于赓虞卷	819
宗白华卷	897

应修人卷

目 录

卷 首	周良沛(7)
新 柳	25
小小儿的请求	26
暴风去后	27
我不知	28
一 生	29
听玄仁槿女士奏佳耶琴	30
嗔	31
或 者	32
彷 徨	33
麦陇上	34
我认识了西湖了	35
第一夜	36
心爱的	38
悔 煞	39
江之波涛	40
歌	42

晓	43
山里人家	44
欢愉引	45
温静的绿情	47
晨课	48
北郊里独游	49
粉墙	50
读《工人绥惠略夫》	51
野睡	52
天未晓曲	53
到邮局去	54
探病去的路上	55
看花去	57
一件细事	58
草地之上	59
妹妹你是水	60
偷寄	61
山里去	62
海岸上走	63
那时候	64
灰黑的手帕	65
殒星	67
雪夜	69
黄浦江边	72

海参卫的海	74
在莫斯科	75

卷 首

周良沛

应修人（1900. 2. 7—1933. 5. 14），有笔名丁九、丁休人，以及在地下作秘密工作时的诸多化名。原籍浙江省慈溪县赭山应家河塘村（现属余姚县）。家无土地，祖父应玉祥，初到上海，在一家绣花店做学徒。到他父亲应庆泰这一代，也是在宁波一家布店做店员。应修人在村里私塾读了几年后，就到邻村杨村读小学。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他连乡间的小学都没有读完，十四岁就由亲戚帮助，到上海福源钱庄做学徒。“在那资力雄厚，营业范围较大的钱庄，当学徒的多是股东经理家的子弟，主要学习业务知识和技能，劳作是轻微的，生活待遇也比较好，升腾发展的希望大。这在贫家子弟的修人当然是难逢的机遇，特别由于他爱好学习，很快就熟练业务，而且作事勤恳，很受当权者的赏识。但他自己并不满足这种生活，却相反地感到厌恶。在他十七岁当满三年学徒时写的《自题小影》的七言绝句中，就诉述了这种心情：“生涯今日何堪问，万恶沪滨侍富翁。”^①这前后，在上海这样信息很灵的大都会，和一些青年朋友在一起，还是可以读到《新青年》、《少年中国》等书刊，加深了他对社会生活

① 楼适夷：《修人，不朽的一生》，载1985年2月7日《人民日报》。

诸多的思考。由于“在上海十里洋场、切身体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贫富悬殊、民生困迫、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现实，怀有强烈的不满，而不自安于所处较优裕的生活”，写了那样的诗句：“正多国难忍旁观，未许身安怕奋飞”。他深思苦想改变现状，一度弃商从农，企图在家乡和熟悉的农民去共同经营理想的农场，但这仅是一种幻想，结果遭到失败，换得了一场大病。他没因失败而灰心，只是从此认识到必须寻找一条另外改变现实的道路。他以“百战西风气更雄”的气概，又回到了上海。^①

“五四”的火炬，开始照亮他向往的前进的道路。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风暴，上海工人、学生群众首先响应。人民群众发起“救国十人团”运动，那是一种自发的，联合十人即成立一个团体，作反帝爱国的斗争。5月12日，福源钱庄由应修人发起组织“救国十人团”，并被大家推举为该团书记。6月7日，钱庄全部停业罢市，响应运动。同时，他发起了两次捐款，共捐了61元送到学生会。在这场斗争中，他团结了周围可以团结的青年同事，也有富商巨贾的年轻子弟，使斗争有力量，得胜利。

1920年，他二十岁时，离开钱庄到中国棉业银行任出纳股主任。这时，他不仅是写些自存的旧体诗，而是在《少年中国》、《学灯》等刊报上发表他创作的新诗。1921年5月1日，在他的倡议下，联合了杨井眉、谢旦如、沈滨掌等同在银钱业执业的少数职业青年，“在天津路一家钱庄楼上，创办了一家小图书馆。图书馆成立后，对外开放，借书人日多，就在

^① 楼适夷：《修人，不朽的一生》，载1985年2月7日《人民日报》。

天津路44号租了一间房子，作为馆址。因为可以通信借书，便名为上海通信图书馆，在内部，组织一个‘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凡加入‘共进会’的，都有交纳会费的义务，会费作为购书及馆务之用。”^①知识，给了他力量；他愿为大家能读书献出自己的力量。几年间，他除了在棉业银行工作外，业余时间，多是用在做“通信图书馆”的事。这时，已在《新潮》、《小说月报》发表新诗的汪静之引起他的注意，他就在1922年1月热情地写信给在杭州一师读书的汪静之，希望通信联系，交换诗作，切磋诗艺。结果，虽未谋面，三个月中通信十几次，成了诗友。3月，为了会晤诗友，他请假一周要到西湖春游。行前，心细的诗人拍了一张身着长袍，右手持礼帽，左手拎提箱的小照，并在背面写上“西湖去”三字给汪静之寄去。汪静之也就凭此照认人，到时接站。

“3月30日，应修人来到杭州，住入湖滨清华旅社11号房间。当天，汪静之在陪应修人游览西湖时，讲到了‘晨光社’的情况，应修人很感兴趣，要汪静之介绍几位社里诗写得好的朋友给他认识。由于当时西湖的游船小，坐四个人最合适，因此，汪静之回校后只邀了社里的潘漠华、冯雪峰两位好友。”但大家一见如故，成了好友，同游西湖。这天，应修人看了汪静之已编纂成集的《蕙的风》的底稿，也把自己带来的诗稿交给潘漠华和冯雪峰看，并要他们两人也带各自的诗稿给他看。“4月1日，诗友们又欢聚在一起，‘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他们在互

^① 赵兴茂：《应修人平素偏年表》，见《新文学史料》十一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

相看了诗稿之后，由于汪静之已有诗集要出版，应修人提议将自己的诗和潘漠华、冯雪峰的诗也合成一集，争取出版，得到了潘、冯的赞同。晚上，应修人回到旅馆里，挑选诗作，准备编集。4月3日，应修人选好了诗稿，编成了一册三人合集，题名《湖畔》。”因为应修人一周的假期届满，“4月4日，诗人们又在一起研究《湖畔》诗集的出版事宜。由于出版诗集要有名义，在应修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湖畔诗社’。此时，想到刚编成的《湖畔》诗集，只选了三人的诗，而‘湖畔诗社’四个诗友，不可缺一，就又从《蕙的风》的底稿里，抄出六首小诗加入《湖畔》，作为友谊的象征，并表示‘湖畔诗社’有社友四人。”由于上海亚东图书馆虽然准备出版汪静之的《蕙的风》，却不肯接收《湖畔》出版，为此，应修人是竭尽了全力，“他请上海美专的朋友令涛设计了封面，又自筹资金195元，并联系印刷、代售和广告事宜，终于在同年五月上旬出版《湖畔》初版本三千册，对此，杭州的三位诗友非常感动，写信给修人，‘我们受到你的扶助，委实太多了’，以感激修人真挚的友谊。当时，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北京《晨报副刊》都登了《湖畔》的出版广告：《湖畔》诗集，诗61首，小本，横行印，100页厚，实价二角，寄费一分。寄售处‘北京：北大出版部、新知书社；杭州：问经堂、有正、商品陈列馆；上海：亚东、泰东、中华，各省，各大书坊’。”^①

这本《湖畔》，是人们倾热情于“五四”新的思潮，新的诗时，继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的《冬夜》、康

^① 晓冬：《“湖畔社”始末》，载《西湖》1982年第4期。

白情的《草儿》之后出现的第五本新诗集。它的情诗，又以它的清新、亲切，在“五四”反封建的大潮中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青年之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也是在那一时代的必然。也使这四位诗人更热心于新诗创作，真挚的友谊也与日俱增。

还在《湖畔》交付印刷时，应修人就在策划它的二集编选问题。他计划仍出四人的合集，缺一不可。由于汪静之在上海读英文，没有写什么诗，于是收了三人的诗105首，定名为《春的歌集》，作为《湖畔诗集》第二集，于1923年12月出版。

随着《湖畔》、《春的歌集》的出版，诗社的影响扩大了，要求入社的也日多。1924年，魏金枝、谢旦如要求入社，以便用“湖畔诗社”的名义出版诗集。魏金枝的《过客》没筹得印制费未能出版。谢旦如的《苜蓿花》于1925年3月自费出版。

当时，应修人利用他在银行收入多了，地位高了，有了更多的自由之便，自费创办了16开8面一期的期刊《支那二月》，仍以“湖畔诗社”的名义于1925年2月出版。但只出了四期就停了。而且，他还负责编辑出版《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积极投入社会上的群众斗争。这一年的“五卅”运动期间，他在自发的、积极行动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通信图书馆”的第一任支部书记，不久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利用图书馆，他秘密推广党的书刊，和内部有国家主义派倾向的同事做了斗争。还请党的领导同志、青年运动的指导者如赵世炎、恽代英、杨贤江、沈雁冰等经常到图书馆作报告。他把图书馆作党团秘密联络机关，开辟银行之间的党的组织，参加总工会领导下的店员工会的活动……。肩头的负重，使他非摆脱社会职务不可。1926年底，他得到党的批准，毅然抛弃优越的银行职位，秘密离家，到广东在

黄埔军校担任会计。在军校的党团领导下工作。鲁迅那篇有名的讲话《革命时代的文学》，就是他帮助军校学生请先生到校讲的。“四·一二”政变后，他到武汉国民政府，在由共产党人苏兆征任部长的劳工部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反共，他再度回沪，11月悄悄登上黄浦江中的“列宁号”远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劳动大学先后学习三年，也在苏联与曾岚同志结婚。1931年回到上海，先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油印科，后来在陈云领导下做党的财务工作，因此他与当时地下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有直接的联系。与瞿秋白在一起研究过汉语的拉丁化问题。同时作为诗人与作家，他加入了“左联”，虽然不见留下诗，还是时有童话、政论发表。同时亲自领导并参与沪东区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1932年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到苏区后，他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后来改任宣传部部长。先后创办了公开发行的群众报刊，如《大中报》、《大陆新闻》、《东亚日报》等，写了大量时事评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工人运动的文字。那时，在王明错误路线领导下，几乎每天都有地下机关被破坏、同志被捕的噩耗。他朝出，不知晚能否归，出门活动，已似冒枪林弹雨上战场。在秘密的住所，也不知是否会遭敌人的袭击。那时，革命队伍中的叛徒，使环境更险恶，工作更困难，但他“沉着机警，从容不迫，工作达三年之久，冲破无数次被追踪受袭击的险隘和大破坏的浪潮”。但1933年5月14日午后，他到上海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7号五楼二号房“左联”党团书记、作家丁玲作为地下秘密联络点的住所联系工作时，适逢丁玲与潘梓年刚从这里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劫走。埋伏留守下的特务，见他进屋，一拥而上，他奋勇拒捕，经过一场剧烈